

析論越南漢字音魚虞分韻的歷史層次*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5(5) 613–634
© The Author(s) 2014
Reprints and permissions:
sagepub.co.uk/journalsPermissions.nav
DOI: 10.1177/1606822X14528636
lin.sagepub.com



江佳璐

國立臺灣大學

越南漢字音魚、虞有別的現象，分布於不同的音韻層次。本文整理越南漢字音魚、虞韻的多種異讀，參照漢語和越南語音韻史的構擬，並與吳、閩、贛等漢語方言的分層結果作比較，以聲母與韻母的結合分層條件，分析出兩個歷史層次。層次一移借自中古早期南方的金陵《切韻》音系；層次二是越南漢字音的主體層，移借自中古晚期漢語，有較多變體。不論是層次一或二，魚、虞韻皆不相混。本文還發現，主體層的魚、虞、模讀音各異，實際上是越南語調整之後的結果，並非《切韻》魚、虞、模三分的反映。

關鍵詞：越南漢字音，魚虞分韻，音韻層次，語言接觸

1. 前言

中古遇攝三等魚、虞韻字在現代漢語方言經常不分，但許多南方漢語方言還有分別，成為南方漢語方言的一大特色。這個特色反映了陸法言《切韻·序》「支脂魚虞，共為不韻」的現象，並呼應了《顏氏家訓·音辭篇》「北人以庶為戌，以如為儒」所意味的南北方言差異：北方魚虞不分、南方魚虞有別，成為現代漢語方言，尤其是南方吳、閩、客、贛方言層次研究之一大課題。越南漢字音同攝同等的重韻多數混同，但魚、虞兩韻卻有分別：魚韻字多對應 $u[\omega]$ 、¹ 虞韻字多對應 $u[u]$ ，是相當著名的現象。越南位於中國南方，與南方漢語方言有很深的地緣關係，江佳璐 (2011) 曾處理越南漢字音的歷史層次，發現諸多特點與南方漢語方言相合，魚虞分韻即為其中之一，值得深入探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越南漢字音的魚、虞韻字，除了對應為 u 、 u 以外，還有多種異讀，皆展現出魚虞分韻的特色。本文著重討論這些異讀的成因，參照漢語音韻史的構擬，以及吳、閩、贛等南部方言的分層結果，梳理越南漢字音魚、虞韻所反映的音韻現象。

* 本文初稿曾於第三十一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2013年5月18日）宣讀。在論文撰修與發表過程中，曾得到李壬癸、江敏華、吳瑞文、阮青松諸位先生的幫助。他們或者惠賜論文，或者提供修改建議，或者告知越南語詞彙的實際使用情況。另外，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了許多啟發性的意見，讓本文做了多處修改。謹在此一併致謝。

¹ [] 前是越南文的表記，[] 中是國際音標，下文皆同。本文對現代越南語的表記主要以越南羅馬字為主，必要時將加上國際音標。

2. 文獻探討

越南漢字音魚、虞韻分別對應為 $u[w]$ 、 $u[u]$ 的現象，從二十世紀初就被學界重視，高本漢 (Karlgren 1915–1926)、馬伯樂 (Maspero 1920) 都用來擬測中古漢語。魚韻字讀 u 所展現的展唇性質，引起了許多學者注意，包括馬伯樂 (Maspero 1920)、周法高 (1948)、平山久雄 (1995)，都以之作為中古漢語魚韻字讀開口的證據。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對於越南漢字音魚、虞韻的對應規律，有了更深入的認識。王力 (1948:34–35) 指出，魚韻莊系字讀成 $o[ə]$ ，與其他魚韻字的讀音 $u[w]$ 不同。三根谷徹 (1972:133) 則觀察到，不僅魚韻的莊系字讀音不同，虞韻的莊系字讀成 $o[o]$ ，也與其他虞韻字讀成 $u[u]$ 不同。除此之外，王力 (1948:66–67) 還發現了越南漢字音魚、虞韻的其他對應： $ua[uə]$ 、 $ua[uə]$ ，認為是「古漢越語」，即早期的移借，而阮才謹 (Nguyễn Tài Căn 1997:180–183)、山田和宏 (2005:226) 都認為反映了上古漢語的痕跡。

魚、虞韻 ua 、 ua 的異讀，讓越南漢字音魚、虞分韻的現象，不僅跟中古漢語接軌，並與上古漢語產生了聯繫，潘悟雲 (2000:189–190) 便以之作為上古漢語魚部字讀 $*a$ 的證據。近年來，隨著對中古音系及漢語方言的進一步認識，越南漢字音也對南方漢語方言音韻史的構擬起了影響。潘悟雲 (2000:200–201) 把 u 與吳、閩、平話等漢語方言的證據結合，指出中古華南地區必定有個魚韻讀 $*u$ 的權威性方言。梅祖麟 (2001:14) 則以 ua 作為中古南方金陵音系魚韻主要元音 $*ə$ 的佐證。陳忠敏 (2003:51–52) 分別把越南漢字音魚韻的 ua 和 u ，對應於吳、閩等南方方言的一、二層次。

根據筆者所見，目前對於越南漢字音魚、虞韻的表現有幾點認識：

一、越南漢字音魚、虞分韻的現象，起碼可以分析出兩個層次：

	魚		虞
第一層	$ua[uə]$:	$ua[uə]$
第二層	$u[w]/o[ə]$ 莊	:	$u[u]/o[o]$ 莊

二、關於這兩層的移借時間，目前尚無定論。不少學者主張第一層來自上古，例如：阮才謹、山田和宏、潘悟雲、陳忠敏，² 但也有學者主張是反映中古早期南方的金陵音系，例如：梅祖麟。至於第二層，也就是主體層，多數越南漢字音的研究者，包括：馬伯樂、王力、阮才謹、三根谷徹，都認為是中古晚期的層次。潘悟雲主張是中古華南地區權威方言的移借，陳忠敏則進一步指出是反映中古早期南方的金陵音系。

三、魚韻的展唇性質尤其受到關注，成為中古漢語魚韻讀開口的主要證據之一。

江佳璐 (2011:124–128) 分析越南漢字音遇攝的歷史層次時，曾整理 $u[w]$ 、 $o[ə]$ 、 $u[u]$ 、 $o[o]$ 、 $ua[uə]$ 、 $ua[uə]$ 、 $au[əw]$ 、 $o[o]$ 、 $o[o]$ 等多種異讀的對應關係，判斷其層次；觀察到越

² 陳忠敏 (2003:52) 的說法是「上古與中古之間」，也許可以視為「早於《切韻》，是上古到中古之間的過渡」。

南漢字音的魚虞分韻很可能與南方漢語方言有關，*ua*、*ua* 反映的不是上古漢語，而是中古初期或早期的層次。本文在此基礎上，結合南方漢語方言，尤其是吳、閩方言的分層成果，重新檢驗並分析例證，深入探討越南漢字音魚、虞韻各異讀的成因。

3. 研究材料

以下說明越南漢字音的材料來源及其性質。

3.1 來源

本文將搜集而得的越南漢字音加入中古音韻地位，作成資料庫。³ 材料的主要來源如下：

一、網路版漢越字典 (<http://perso.orange.fr/dang.tk/langues/hanviet.htm>)。

該字典專門收錄越南漢字音，筆者於 2008 年下載並建立資料庫，可惜現在網頁似遭移除。

二、商務印書館所編《越漢辭典》(2002)。

三、學界所認定的越南漢字音。

主要引用越南漢字音研究的大家，包括：馬伯樂 (Maspero 1912)、王力 (1948)、阮才謹 (Nguyễn 1997, 2004)、三根谷徹 (1972) 等人的成果。

四、本人根據音韻對當關係所增補的漢字音。

將一字異讀分別計算的結果，遇攝字共計 835 筆，其中魚韻字有 233 筆，虞韻字有 312 筆，模韻字有 290 筆。

3.2 性質

從秦置象郡以來，越南就與中國有了密切的往來。至漢武帝平南越國，設郡治理，越南開始了千餘年的北屬時期。北屬期間，歷代在嶺南地區經營建設、推行文教，中國的學問、文化、制度都對越南起了重大影響。越南獨立建國以後，仍是中國的藩屬，漢文化的流傳未曾中斷，1075 年李朝開科舉，直到 1919 年廢止以前，漢學在越南始終居於主流（陳文 2006）。越南漢字音即是在這樣深刻的文化接觸下形成，這是一種語文接觸，同時包含語言、文字，以及語文知識。越南語和漢語沒有發生學上的關係，越南語屬於南亞語系孟高棉

³ 建立資料庫及下文增補越南漢字音的詳細作法，請參考江佳璐 (2011:18–22)。

語族，原始越語 (Proto-Vietic) 是一個半音節的結構，沒有聲調，具有輔音、擦音、流音等韻尾，元音呈長短對立，聲、韻母系統都和漢語有相當大的差別。正因為越南語的原始形態異於漢語，音變的規律與方向不同，漢語方言已丟失的語音線索，便可能在越南漢字音保存。這個基礎的認識，有助於了解越南漢字音的性質及價值，同時也提醒我們這份材料有其限制：

一、越南語不一定能如實反映漢語的音韻特徵。

由於越南語和漢語的結構不同，移借漢語時，可能會按照本身的結構進行調整，學習不熟悉的語音時，也可能受限於母語的音韻系統而不易掌握。如混淆漢語的區別，就可能造成音類的混同；如未能確實把握好讀音，時而讀若此、時而讀若彼，就可能產生異讀，形成不一致的音韻對應關係。因此，越南漢字音的各種對應和讀音，不全是漢語音類分合及音值的投射，也可能是越南語本身音韻特徵的反映。

二、越南漢字音是文獻和語言現象的錯綜反映。

漢語的移借，與漢文化的輸入極為相關。早在趙佗建立南越國時期，儒家經典就已經傳入越南（梁志明 1995:26）。科舉對越南人的漢語學習，影響極為重大，取士尤重詩賦，講究聲律（陳文 2006:290–294）。根據〔明〕嚴從簡《殊域周咨錄》的記載，當時《廣韻》、《洪武正韻》、《增韻》、《韻府》、《玉篇》皆已傳入越南。《大越史記全書》並記載，黎朝龍德三年（1734），國子監刊刻《字彙》頒行於天下。可知越南人在移借漢語的同時，也吸收了大量的語文知識。這些存古性很強的音韻書籍，主宰了讀書人的仕途，中古漢語的音韻知識，勢必對越南漢字音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江佳璐（2011）曾觀察到：越南漢字音會因為偏旁相同或相似，類推誤讀漢語的常用字，但卻能正確地讀出罕僻的難字和又音。這表示越南漢字音可以透過知識而推得，也就是說，例證數量龐大而整齊的對應關係，可能包含人為類推的結果。然而，由於越南人與漢人頻繁往來，還是可能移借當時的漢語方言，反映真實的語言現象。這些珍貴的線索，因為少了人為的類推，很可能隱藏在那些數量較小、不一致的對應關係中。

三、越南漢字音欠缺歷史比較的證據。

歷史比較法需要依賴充分的同源詞證據，才能作出有效的構擬及層次的判斷。但目前越南漢字音的研究缺乏足夠的同族系語言證據，例如越南語方言和其他越語支語言的漢語借詞讀音。越南漢字音只是一份語言材料，沒有充足的同源詞作為比較的參考，只能根據越南語的音變規律，參照漢語音韻史的分期特徵來判斷層次先後，難免有時而窮，無法確定移借的絕對年代。

3.3 處理

了解越南漢字音的價值及限制之後，本文處理材料時便有以下考慮：

一、重視例外對應讀音。

不一致的對應關係有可能反映不同的移借來源，數量較小的異讀反而可能透露真實的語言訊息。基於這個想法，本文的重心就在於分析魚、虞韻的例外對應。

二、篩選有效例證。

確實在越南語使用的字詞，保留的訊息較多，較容易觀察其成因。越南語基本上不用的、可能經由偏旁推知的罕僻字詞讀音，不視為有效例證。

三、三個以上的有效例證才視為層次。

平行例證的出現，說明某種音韻條件會有某種表現，這是建立層次的前提。零星的例子，即使反映有趣的語言現象，仍不足以代表該音類在某種時空環境的整體表現，僅算是孤例，且難以排除偶合的可能。因此，三個以上的平行例證，本文才視為「層次」，是主要的討論範圍。

4. 層次分析

遇攝字在越南漢字音一般的對應關係如下：

〈表 1〉越南漢字音遇攝字規則對應關係表

模一	魚三		虞三	
	莊系	非莊系	莊系	非莊系
ô[o]	ơ[ə:]	ư[ɯ]	ô[o]	u[u]

大致而言，遇攝一等模韻字越南漢字音對應成 ô；三等魚韻莊系字讀成 ơ，其他對應成 ư；三等虞韻莊系字讀成 ô，其他對應成 u。不過虞韻莊系字很少，在本文所建立的資料庫中只有五個。

上述的對應關係只是一種趨勢，實際上，越南漢字音遇攝字的表現非常複雜，一字異讀的情形很多。將例證數量少於三的異讀過濾以後，魚、虞韻字還有 ưa[ɯə]、ua[uə]、âu[əw]、o[ɔ]、ô[o]⁴ 等異讀，以下列表簡要說明這些異讀與魚、虞韻的對應情形。

〈表 2〉越南漢字音魚韻異讀次數表

魚韻				
異讀	ưa[ɯə]	ô[o]	o[ɔ]	ua[uə]
次數	15	1	1	1

⁴ 主要指不對應虞韻莊系字的例證。但為了使討論較全面，下文分析層次時仍包括莊系字，因此〈表 3〉的數字包含莊系字。

〈表 3〉越南漢字音虞韻異讀次數表

虞韻				
異讀	ua[uə]	ô[o]	o[ɔ]	âu[əw]
次數	6	19	11	14

從以上兩表可以看出，越南漢字音魚、虞分韻的傾向不僅表現在一般的對應關係上，也表現在其他異讀中，魚、虞韻異讀的分布相當不同。魚韻的異讀較虞韻少，主要的例外對應是 *ua*，其餘皆僅出現 1 次，並且從未讀成虞韻的 *âu*。虞韻最多的異讀則是 *ô*，其次為 *âu*，值得注意的是，它沒有一次讀成魚韻的 *ua*。

以下討論以越南漢字音魚、虞韻的例外對應為主，討論時先列例證再作分析。規則對應的現象及其反映，將於結論一併說明。

4.1 *âu[əw]*

嫗 *âu[əw]⁵*、⁵ 輸／愉 *thâu[t^həw¹]*、駒／拘／拘／俱 *câu[kəw¹]*、鏐／縷 *lâu[ləw¹]*、朱／株／珠／硃 *châu[cəw¹]*、鬚 *râu[zəw¹]*

上述韻母讀成 *âu[əw]* 的全是虞韻字，沒有魚韻字。⁶ 根據清水政明 (2010) 的考證，《大越史記全書》記載陳朝戊戌六年 (1298) 曾頒布諱「珠」字，而同時期的護城山碑文 (1342) 所見「株」字亦為避諱字體，推測「株／珠 *châu*」皆屬於避諱改音。清水觀察到越南有同音字皆避諱的情形，因此認為「朱、株、珠、硃」讀 *châu[cəw¹]*，都是同音避諱的結果。「珠」為照母字，「株」是知母字，越南漢字音的聲母應分別讀為 *ch[c]-* 與 *tr[c]-*，⁷ 不會同音。「株」跟著「珠」避諱，顯然是受到偏旁影響而類推。越南漢字音的 *âu* 一般對應為流攝字，清水同時觀察到其他讀成 *âu* 的虞韻字，都與侯韻字有偏旁相通的情況，包括：嫗 *âu* (← 嘔 *âu*)、輸／愉 *thâu* (← 偷 *thâu*)、駒／拘／拘／俱 *câu* (← 句 *câu*)、鏐 *lâu* (← 婁 *lâu*)，應該也是類推而成的讀音。根據清水的看法，虞韻 *âu* 層基本上是人為因素造成的例外對應，這顯示越南漢字音不純粹為語言現象的反映，意義很大。

不過，「俱」似乎未與侯韻字有偏旁相通的情形，本文考察的結果，發現清朝《增廣字學舉隅》收錄了「音拘」的讀法。根據江佳璐 (2011) 的觀察，越南漢字音的例外對應，有一部分是來自於中國的字、韻書所收錄的又讀，「俱」也有可能因而產生了 *câu* 的讀音。實際

⁵ 聲調按照 Alves、Ferland 等南亞語學者的處理方式，以 1-8 表示。奇數為陰調，屬高調；偶數為陽調，屬低調。各數字所代表的聲調為：1—平、2—玄、3—銳、4—重、5—問、6—跌、7—銳（入）、8—重（入）。

⁶ 遇攝字讀成 *âu* 共有 16 次，除了虞韻字出現 15 次以外，還有 1 個模韻字「模 *mâu*」，這應該是近代的移借，由於不在本文主要的討論範圍，暫時從略。

⁷ *tr* 的音值在越南語有方言差異。一般來說，北部唸成 [c]，與 *ch* 混同，南部唸成 [t]。

上，「駒」、「拘」也都有見母侯韻的讀法。「拘」《字彙》收了「居侯切，音鉤。」的又讀，「駒」《字彙》亦有「叶居侯切，音鉤。」的記錄，稍晚成書的《正字通》則收錄「尤韻，音鉤」的又音。至於「嫗 âu」、「輸／愉 thâu」、「鏤／縷 lâu」等字，不只韻母是例外對應，聲調也不合規律，「愉 thâu」甚至聲母也有問題，看起來很可能是偏旁類推所造成。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資料庫還搜集到例證「鬚 râu」，這是清水沒有發現的 âu 類虞韻字。râu[zəw¹] 是越南語的基本詞彙，意為「鬚鬚」，Ferlus (1982:91)、阮才謹 (Nguyễn 1997:115–118) 都認為借自漢語的「鬚」。「鬚」似乎沒有偏旁相通的流攝字，它是虞韻心母字，越南漢字音一般對應為 tu[tu]。異讀 râu 的聲、韻母都是例外對應，且越南漢字音一般的對應規則中不使用 r，「鬚 râu」看起來不像是類推讀音的結果。這個例證最引人注意的是聲母的表現，根據越南語的音變規律，r[z]⁸ 來自於古越語的 *r-，而「鬚」是心母字，在漢語的任何階段都沒有 r-、z- 的讀音，不應對應為 r。根據 Ferlus (1982) 的研究，越南語有一個接近音化 (spirantisation)⁹ 的音變規則，即：一個半音節形式中主要音節的塞音、塞擦音、擦音聲母，會演變為同部位的擦音。以 *s- 為例，當它加上前音節，成為一個半音節形式中主要音節的聲母 *C-s-¹⁰ 時，就有條件演變為 r，而「鬚 râu[zəw¹]」正經歷了這個演變，這表示它在越南語原本是帶有前音節的形式。然而，「鬚 râu」究竟是在越南語移借漢語時就已經帶有前音節，抑或是越南語移借漢語後再自己加上了前音節，Ferlus (1982:102) 卻沒有答案，實際上，這個問題到現在都還未解決。

根據李方桂 (1971) 的構擬，上古漢語的聲母具有複輔音，到了中古則失落。如果「鬚 râu」帶前音節的形式是漢語原有，便可能反映了上古漢語的複輔音。不過，本文考察各家對「鬚」¹¹ 的上古擬音，¹² 包括李方桂在內，聲母都是 *s-，未見 *C-s- 形式的複輔音。從漢語的構擬看起來，「鬚 râu」的前音節或前輔音並非本有，似乎是借入語所加上的。越南語在漢語借詞加上前綴的現象，馬伯樂 (Maspero 1912:78–88) 就已經觀察到，事實上，越南語不只在漢語借詞加前綴，也會在其他語言，例如侗台語借詞加前綴 (Nguyễn 1997:118, note 2)。由此可見，「借詞加綴」是越南語移借其他語言時會使用的一種調整方式。就目前對漢語和越南語的了解及構擬看來，「鬚 râu」由越南語添加前音節的可能性較高。現在還有另一個問題需要回答，就是「鬚 râu」究竟是漢語什麼時期的移借？

按照 Ferlus (1982) 的說法，越南語接近音化的演變規律在九世紀已經開始。根據清水政明 (1996, 2010) 對字喃的研究，越南語一個半音節的形式到十五世紀仍存在，現代越南語 răn[zan³] (蛇)，在《佛說大報父母恩重經》字喃寫成「破散」，還是雙音節形式，而較為保守的越語支語言 Rục 現在作 pəsip³ (Ferlus 1991)，仍為一個半音節。到了《越葡拉字典》

⁸ 現代越南語 r 的音值有方言差異。大致而言，北方唸成 [z]，南方唸成 [ʒ]。

⁹ 也可稱為「擦音化」。

¹⁰ C- 指輔音，以下皆同。

¹¹ 「鬚」《說文解字》未收，其本字應為「須」，《說文解字·段注本》釋為「頤下毛也」。「須」、「鬚」音義皆同，這裡的上古音韻地位從「須」。

¹² 本文參考的是「東方語言學」網站「上古音查詢」所收各家擬音。

(1651) 時期，越南語一個半音節的形式已消失，*C-s- 皆變為 r。這似乎意謂著接近音化的規律作用時間很長，只要越南語保持一個半音節形式，這條規律就能運作，直到一個半音節形式消失。值得注意的是，許多維持一個半音節形式的越語支語言，如 Rục、Thavung、Arem...，現在還能見到替借詞加前綴的行為 (Premssirat 1996; Nguyễn 1997)。可以推測越南語只要保持一個半音節形式，就有可能添加前綴來調整借入語，然後運作接近音化的音變規律。這樣一來，若「鬚 râu」是被越南語添加了前音節而演變成 r-，那麼要從聲母的表現來推測移借年代便有困難，因為這個範圍可以從上古漢語一直到近代漢語時期。如此看來，越南語接近音化的演變規律，恐怕難以作為越南漢字音分層的依據。

回到韻母的表現來看，「鬚」上古是侯部字，主要元音李方桂擬測為 *u，到了中古演變為虞韻，主要元音仍是 *u。根據 Ferlus (1991, 2007)¹³ 的構擬，現代越南語 âu[əw] 有兩個來源，分別為古越語的 *u: 和 *o:，看起來「鬚 râu」韻母的表現似乎同時符合漢語上古和中古的形式。âu 在越南漢字音一般對應為侯韻，侯韻在中古就開始讀成 *əw，顯然在主體層的時代，âu 已經從 *u:、*o: 演變為 *əw，因此不對應虞韻的 *u。如果「鬚 râu」的韻母還能對應漢語的 *u，必須在 âu 尚未演變為 *əw 以前，那麼「鬚 râu」的移借大概早於主體層。一般認為越南漢字音主體層的形成是中古晚期，因此，「鬚 râu」的移借可能是中古早期以前。這是從韻母的表現推知移借時代的下限，至於上限，則有賴越語支同源詞的證據。

根據 Ferlus (2007) 的資料，「鬚鬚」在較保守的越語支語言大多對應古孟高棉語的形式 *wiij, râu[zəw¹] 基本上只跟芒語 (Moung) 有對應關係。芒語是與越南語親緣關係最近的語言，有許多共同的創新，屬於越語支語言的分支——越芒語支 (Viet-Moung)。從同源詞的證據可以推測，「鬚 râu」是在越芒語支從越語支分化出來以後才借入，因為若是在原始越語 (Proto-Vietic) 時代即移借「鬚 râu」，應該能在越、芒以外的越語支語言找到對應形式。越芒語支的形成與漢語有關，它們都有很多漢語借詞，有些共同創新是受到漢語影響而產生，一般認為是在越南北屬時期形成，即西元一～十世紀之間。¹⁴ 江佳璐 (2014 待刊) 曾分析過一個早期的漢語借詞「蠟 sáp[sap⁷]」，移借時間大約是魏晉，而該詞形在其他保守的越語支語言還能找到對應形式。可以由此推測，起碼在魏晉時期都還是原始越語 (Proto-Vietic) 時代，那麼越芒語支的分化起碼得到南北朝時期。綜合以上線索，「鬚 râu」的移借時間可能是中古早期。

總結以上分析，讀成 âu[əw] 的虞韻字成因起碼有四種，包括避諱改音、偏旁類推、又音，以及反映較早的移借。除了「鬚 râu」以外，其他例證可能都受到了人為因素的影響，不純粹是語言事實的反映。「鬚 râu」可能記錄了較早期的移借，但反映的語言現象，卻是越南語大幅調整後的結果，也不全是漢語的原貌。可惜的是，如此珍貴、可能反映早期移借的例證在虞韻 âu 層僅僅一個。因此，虞韻讀為 âu[əw] 的這批字，是否能視為一個層次，本文暫時存疑。

¹³ 本文根據的是 SEALang 網站孟高棉語資料庫中 Ferlus (2007) 的手稿：<http://sealang.net/monkhmer/database/>。

¹⁴ 參考自 <http://sealang.net/mk/vietic.htm>。

4.2 *ua*[*ua̯*]

許／鄔 *húa*[*hwa̯*³]、慮／瀘 *lúa*[*lua̯*⁴]、驢 *lúa*[*lua̯*²]、序 *túa*[*tuwa̯*⁴]、鋸 *cúa*/*cua*[*kuwa̯*³/*kuwa̯*¹]、禦 *ngúa*[*ŋwa̯*²]、御 *ngúa*[*ŋwa̯*⁴]、初 *xúa*[*swa̯*¹]、梳 *súa*[*swa̯*¹]、疏 *súa*/*thúa*[*swa̯*¹/*tʰwa̯*¹]、貯 *chúa*[*cwa̯*³]、距 *cúa*[*kuwa̯*⁴]

上述韻母讀成 *ua* 的全是魚韻字，沒有虞韻字，它們都會在越南語使用。魚韻字的這個異讀引起許多學者關注，王力 (1948:66–67) 已指出是古漢越語，阮才謹 (Nguyễn 1997:180–183) 和山田和宏 (2005:226) 則推到更早，認為是反映上古漢語魚部的讀音。根據 Ferlus (1991) 的構擬，現代越南語 *ua* 有兩個來源，一是 **a:*，二是 **iə*。上述例字全是上古魚部字，李方桂 (1971) 構擬為 **ja*。越南語沒有 **-j-* 介音的結構，因此越南漢字音經常出現洪、細相混的現象 (江佳璐 2011)，若是移借了當時漢語的 **ja*，很可能丟失 **-j-*，而以 **a:* 來對應，然後演變為現代越南語 *ua*。因此從韻母的表現看來，這些讀成 *ua*[*ua̯*] 的魚韻字符合漢語和越南語的音韻演變規律，確實可能是上古漢語的層次。

不過，從聲母的表現來看，這些例證卻未顯示出上古漢語的特徵。在李方桂 (1971) 的上古音系統中，知系字是帶 **-r-* 的舌尖音聲母，而根據龔煌城 (2002) 的修訂，來母字讀為 **r-*。到了中古，知系字演變為舌尖後音，來母字則變成 *l-*。由於古越語 **-r-*、**-l-* 俱全，還有帶 **-r-* 介音的複輔音結構，若移借了上古漢語的來母字 **r-*、知母字 **tr-*，應該能夠如實對應，並按照越南語的音變規律，分別演變為現代越南語的 *r*[*z*]- 和 *s*[*s*]-。¹⁵ 現在越南漢字音魚韻 *ua*[*ua̯*] 層的來母字「慮／瀘 *lúa*」、「驢 *lúa*」聲母讀成 *l*[*l*]-、知母字「貯 *chúa*」聲母讀成 *ch*[*c*]-，¹⁶ 顯然不符合上古漢語來、知母字在越南語應有的對應，反倒像是中古以後的層次。根據丁邦新 (Ting 1975:239) 的擬測，魚韻字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已讀成 **jo*，接著演變為圓唇性質的 **jwo*，這和越南漢字音 *ua*[*ua̯*] 所展現的展唇特徵並不相合。也就是說，越南漢字音魚韻 *ua* 層的韻母出現上古特徵，但聲母顯示為中古以後的移借，聲、韻表現上的扞格，使層次分析出現困難。這彷彿暗示了：傳統對漢語的認識及構擬，似乎無法滿足越南漢字音的分層。

南方漢語方言的構擬，以及對漢語音韻史的重新認識，為越南漢字音的分層帶來新的線索。丁邦新 (1995) 在二十世紀末提出將中古漢語音系分為南北的想法，北方以鄴下方言為代表，南方以金陵方言為代表。越南緊臨中國南方，該區域通行的強勢漢語方言對其勢必有深刻影響，江佳璐 (2011) 也發現越南漢字音的特徵，多處與南方漢語方言相符。梅祖麟 (2001) 曾擬測金陵《切韻》魚韻的讀音為 **iə*，這是吳語方言魚虞有別層第二層魚韻的來源，而越南漢字音的魚韻 *ua* 層就是移借自該時期，例證包括：許 *húa*、序 *túa*、鋸 *cúa*、初 *xúa*、疏

¹⁵ 按照越南語的音變規律，原始越語帶 **-r-* 的複輔音會演變為現代越南語的 *s*。*s* 的音值在現代越南語有方言差異。大致說來，*s* 在北方唸成 [*s*]，南方唸成 [*ʃ*]。

¹⁶ 古越語沒有舌尖後音及塞擦音聲母，因此對於漢語知、照、莊、精等齒音字把握得不好，經常混同，知、莊、照母字都常對應成 *ch*。

thư、貯 chử。陳忠敏 (2003:49, 52) 則認為越南漢字音魚韻 *ư* 層對應的是吳、閩語方言的第一層 **ua*，來源是上古魚部字，反映出上古魚部朝向中古魚韻發展時增生的介音 **-u-*，時間在上古與中古之間。

雖然對魚韻 *ư* 層移借的時間看法不同，但這些研究都認為越南漢字音與古代的南方漢語方言關係密切。梅祖麟認為魚韻 *ư* 層移借自金陵《切韻》時代，即為中古早期。而他所構擬的 **iə*，與現代越南語 *ư* 的讀音 [uə]，以及 *ư* 的其中一個古越語來源 **iə*，形式都相當接近。陳忠敏雖認為魚韻 *ư* 層早於《切韻》時期，但所謂「在上古與中古之間」，亦未斷言即為上古，似乎指的是「從上古到中古的過渡時期」，本文暫且視為上古晚期或中古初期。越南漢字音魚韻 *ư* 層反映出上古魚部過渡到中古魚韻時增生 **-u-* 介音的想法，來自於潘悟雲 (2000)。陳忠敏贊成鄭張尚芳 (1996)、潘悟雲 (2000) 的主張，認為三等字的 **-j-* 介音為後起，上古漢語沒有 **-j-* 介音，中古的三等字在上古是短元音。根據目前對古越語的認識 (Ferlus 1991; Nguyễn 1997)，古越語的元音系統呈現整齊的長短對立，長 *a* 會演變為現代越南語的 *a[a:]*、*ư/ươ[uə]*，¹⁷ 短 *a* 則演變為 *ă[a]*。就鄭張、潘等人的系統而論，若認為越南漢字音魚韻 *ư* 層是移借自上古漢語魚部的短元音 *a*，便不符合越南語的音韻演變，因為現代越南語將對應為 *ă*，而不是 *ư*。因此，可以推測即使越南漢字音魚韻 *ư* 層對應的是早於金陵《切韻》的層次，也不會是上古層次。

把本文對越南漢字音魚韻 *ư* 層的分析與南方漢語方言的構擬聯繫起來，可以獲得幾個線索：

- 一、越南漢字音魚韻 *ư* 層的聲母反映出中古以後的特徵。
- 二、按照李方桂的上古音和中古音¹⁸系統，魚韻 *ư* 層的韻母只能分析成上古層次。
- 三、漢語方言的證據顯示，中古時期可以構擬出另一套南方音系，魚韻字可能是 **iə* 一類的展唇讀音，這與越南漢字音魚韻 *ư[uə]* 層韻母所展現的特徵相合。

這些線索都支持越南漢字音魚韻 *ư* 層可能移借自中古時期的南方漢語。還值得注意的是，許多魚韻 *ư* 層的例證，都是吳、閩、贛方言的層次關係特字，包括：初 *xư*、梳 *sư*、疏 *sư/thư*、貯 *chử*、鋸 *cử/cư*、許 *hử*、瀘 *lử*、驢 *lử*，這一點也支持了越南漢字音魚韻 *ư* 層與古代南方漢語方言的連結。

此外，上文提過，越南語的音韻結構沒有 **-j-* 介音，目前構擬的古越語則沒有介音，只有少數的複合元音 (Ferlus 1991)。這些複合元音很可能是受到漢語影響而產生，因此有些學者甚至主張，古越語的元音系統是只有長短對立的單元音 (Nguyễn 1997)。從這個觀點出發，如果認為越南漢字音魚韻 *ư* 層的古越語來源是 **iə*，那麼這一層顯然不會太早，因為 **iə* 在越南語是後起的，說它是受到中古南方漢語 **iə* 或 **ua* 這類帶介音的展唇元音刺激而產生，

¹⁷ 現代越南語的複合元音 *ư*、*ươ* 只是拼寫法的差異，它們屬於同一音位 /iə/，古越語來源也相同。當 /iə/ 後接韻尾時，越南羅馬字表記為 *ươ*；不接韻尾時，越南羅馬字表記為 *ư*。兩者互補分配。

¹⁸ 李方桂主要是採用高本漢的中古音系統。

亦較解釋為古老的上古層次，更符合越南語的音韻發展史。至於這個中古層次，究竟是來自於金陵《切韻》的中古早期，或是早於《切韻》的中古初期，越南漢字音本身無法提供足夠的判斷條件。上節提過，越南漢字音只是一種材料，若無充足的越南語方言及其他越語支語言的證據，難以進行歷史比較。只能藉由內部擬測，並以漢語音韻史的構擬作為參考，進行分層，的確有時而窮。因此，在尚未獲得更多證據之前，本文暫時不作更細微的分層。

4.3 ua[uə]

諛 *dua*[zuə¹]、主 *chúa*[cuə³]、輸 *thua*[t^huə¹]、舞 *múa*[muə³]、斧 *búa*[buə³]、符 *bùa*[fuə²]、箸 *đũa*[đuə⁶]

以上例字前六個皆屬虞韻，最後一個為魚韻。王力 (1948:67) 指出是古漢越語，反映虞韻的古讀，而「箸 *đũa*」則是魚韻字讀成虞韻。實際上，越南漢字音遇攝的異讀 *ua*，除了虞、魚韻字以外，還包括模韻字「佈 *bùa*[buə⁵]」，都會在越南語使用。這些字來自上古的魚、侯兩部，阮才謹 (Nguyễn 1997:140–141) 認為反映了東漢時期 *-wo 的讀音。按照阮才謹的說法，遇攝字讀成 *ua*，可能記錄了上古漢語魚、侯合韻的方言現象。

然而，考察聲母的表現，卻並未顯示出上古漢語的特徵。喻母字「諛 *dua*」和照母字「主 *chúa*」的聲母，分別讀成 *d*[z]-¹⁹ 和 *ch*[c]-，與一般越南漢字音沒有差別，未反映出上古漢語的 *l- 和 *tj-。澄母字「箸 *đũa*」的聲母讀成 *d*[d]，顯示越南語來源為 *d-。上古漢語澄母為 *dr-，由於原始越語帶 *-r- 的複輔音會遵照 *Cr- > s 的演變規律 (Maspero 1912)，越南語若移借了上古澄母，現在應讀為 *s* 而不是 *d*。根據越南漢字音分層的結果 (江佳璐 2011: 67)，「箸 *đũa*」反映的應該是中古早期以後的移借，澄母字已演變為捲舌音 *d-，越南語由於原本沒有捲舌音，²⁰ 而把 *d- 讀成了塞音 *d-。除此以外，「輸 *thua*」的用法也值得注意。*thua* 在越南語的意思是「敗」，這是「輸」的後起義，最早見於南朝《世說新語》：「桓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梅祖麟 2001:11)。王力即認為「輸 *thua*」是較晚產生的古漢越語，可見從語義上看，「輸 *thua*」並非上古漢語的移借。其餘三字「斧 *búa*」、「符 *bùa*」、「舞 *múa*」，則全是非系字，一律輕唇讀重唇，反映了中古早期以前的現象。綜合以上特徵，遇攝的 *ua* 異讀，很可能反映的是中古早期漢語，不是上古層次。

上述例字絕大部分是虞韻字，另外還有一個模韻字，一個魚韻字。根據丁邦新 (Ting 1975) 的構擬，南北朝時代虞模合部，模韻是 *-uo，虞韻是 *-juo，兩者是洪細的差別。現代越南語的複合元音 *ua*[uə] 與 *uô*[uo] 是同一音位 /uo/，來源也相同，當 /uo/ 後接韻尾時表記為 *uô*，不接韻尾時表記成 *ua*，呈現互補分配。²¹ 越南語在不分洪細的情形下，很可

¹⁹ 現代越南語 *d* 的音值有方言差異。大致而言，北方唸成 [z]，與 *r*、*gi* 同音，南方唸成 [j]，與 *gi* 同音。

²⁰ 根據 Ferlus (1992) 的構擬，現代越南語聲母中的送氣塞音、塞擦音、捲舌音都是受到漢語影響所產生的。

²¹ 這種表記時的互補分配，與上文的 *ua*、*uô* 如出一轍，可參見注釋 17 的說明。

能以 **ua** 同時對應虞模兩韻。至於魚韻字「箸 **đũa**」，王力認為是例外，例證只有一個，確實不好判斷。「箸 **đũa**」的韻母表現有兩個特點，一個是讀同虞韻，另一個是圓唇性。現代越南語複合元音 V_1V_2 的組合中， V_1 的響度、音長都比 V_2 來得大， V_2 經常弱化為央元音 (Thompson 1987)。因此，**ua**[**uə**] 是個圓唇性較強的複合元音。「箸 **đũa**」的這兩個特點，似乎正表現了《切韻》北方音系魚虞不分的特色。然而這在越南漢字音的系統中卻顯得相當特殊，因為層次分析的結果顯示，幾乎沒有魚虞合流的有效例證，且魚韻都讀成展唇。要怎麼看待「箸 **đũa**」這個特例，是層次分析的難題。**đũa**[**đuə**⁶] 意為「筷子」，是越南語的常用詞，而且是個文化詞彙，很可能借自漢語。且「箸」在南方漢語方言的分層研究中，經常是層次特字，頗具意義。魚韻在李方桂的中古音系統構擬為 ***jwo**，即為圓唇元音，結合聲、韻母的形式來看，「箸 **đũa**」最有可能對應中古早期的漢語。而從讀同虞韻這點看來，則反映出鄴下音系魚虞不分的特色。不過，是否根據「箸 **đũa**」一例，就認為整個遇攝 **ua** 層反映了北方漢語魚虞不分的現象，進而推測移借自鄴下音系，本文在目前沒有平行例證的情形下，暫時採取保留的態度。

根據上述分析，越南漢字音遇攝 **ua** 層反映的是中古早期漢語，而層次的主體是虞韻字，這讓人聯想到古江東方言魚虞分韻的現象。陳忠敏 (2002:75, 82–83) 曾指出吳語處衢片方言的虞韻字可分為三個層次，其中開化方言第二層的讀音為 **u:ə/y:ə**，來源包含上古魚、侯兩部，屬於中古南方金陵音系的層次。²² 這個形式與越南漢字音的 **ua** 很相合，而「主 **chúa**」、「輸 **thua**」、「舞 **múa**」、「斧 **búa**」等例證也正好是該層次的特字。同時從越南漢字音內部的層次分析，以及南方漢語方言的分層結果考量，本文認為虞韻 **ua**[**uə**] 層很可能移借自中古早期的南方音系。與魚韻 **ua**[**uə**] 層可能是同時期的移借，魚韻讀展唇、虞韻讀圓唇，反映出魚虞有別的現象。

4.4 ô[o]

瞿／權 **cô**[**ko**²]、遇 **ngô**[**ŋo**⁴]、愚 **ngô/ngô/ngô**[**ŋo**¹/**ŋo**⁴/**ŋo**³]、芻 **sô**[**so**¹]、雛 **sò**[**so**²]、數 **só/sô**[**so**³/**so**⁵]、脯／甫 **bô**[**bo**¹]、苻／莆 **bò**[**bo**²]、撫 **mô/vô**[**mo**¹/**vo**⁶]、無 **mô/vô**[**mo**¹/**vo**¹]、毋 **vô**[**vo**¹]、瀘 **lô**[**lo**¹]

上述例證除了「瀘 **lô**」是魚韻字以外，其他全是虞韻字。「瀘 **lô**」在越南語基本上不用，僅《漢越字典》收錄。「瀘」是來母去聲字，越南漢字音一般對應為重聲，相當於漢語的陽去調，但 **lô**[**lo**¹] 對應為平聲，相當於漢語的陰平調。也就是說，罕用字「瀘 **lô**」的韻母、聲調都是例外對應，本文認為這可能是受到偏旁近似的「瀘 **lô**」的影響誤讀而致，不應視為有效例證。

²² 根據陳忠敏 (2002:75) 的觀察，吳語處衢片魚虞分韻的情形還出現在遂昌、常山、慶元等地，其中常山方言的第二層讀音為 **uə/yə**。據曹志耘 (2000:80) 等人的調查，常山方言的魚韻字「書」白讀音為 **sua**⁴⁵，與虞韻相同。似乎顯示層次分析很難沒有例外。

去除「滬 lô」以後，剩下的例證全為虞韻字，它們的聲母屬於見、非、莊三系。這裡有幾點值得注意：首先是莊系字的對應。按照基本的對應規律，虞韻字在越南漢字音讀成 u[u]，不過在本文的資料庫中，虞韻莊系字讀成 u 的例證只有一個，而且是幾乎不用的僻字「𪛗 du」（疏母）。疏母在越南漢字音一般對應為 s[s]，而喻母則對應為 d[z]，可以推測「𪛗 du」應是讀成了偏旁「俞 du」，是類推而成的誤讀。略去此字不看，虞韻莊系字全對應為 ô[o]。越南漢字音虞韻字的讀音，出現莊組與非莊組的對立，與魚韻平行。一般而言，越南漢字音以 ô 對應遇攝一等的模韻，上述虞韻字讀成 ô，便讀同了模韻。這個現象三根谷徹 (1972:133) 已注意到，他在處理越南漢字音的對應規律時，便提出虞韻莊系字讀成 ô，其餘讀成 u，並發現在此規律以外，見、非二系字也有讀成 ô 的情況。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非系字。在本文的資料庫中，非系字出現 9 次，包括：「甫／脯 bô」、「苻／苜 bô」、「撫 mô/vô」、「無 mô/vô」、「毋 vô」。其中 3 次讀成輕唇 v[v]-，6 次唸成重唇：4 次 b[b]-，2 次 m[m]-。在一般的對應規律中，越南漢字音輕重唇已分，非、敷、奉母對應為 ph[f]-，微母對應為 v[v]-；幫、並母對應為 b[b]-，滂母對應為 ph[f]-，明母對應為 m[m]-。這些讀成重唇的虞韻非系字，三根谷徹 (1972:133) 認為是古音的殘存，至於讀成輕唇的微母字，以及見、疑母字，則視為越南漢字音虞、模兩韻的混淆。

由於非系字聲母同時出現了重唇及輕唇的讀法，理論上而言，這些讀成 ô 的虞韻字應該分為兩個層次，分別是輕唇音產生以前、以及輕唇音產生以後的移借。本文檢視這些例證，發現「脯 bô」、「苻／苜 bô」、「無／撫 mô」在越南語罕用，《越漢字典》皆無收錄，其中「脯 bô」、「苜 bô」很可能是受到「晡／舖／逋 bô」、「蒲 bô」等字的影響而誤讀，「苻 bô」則可能是讀成了《集韻》所收的並母一讀「蓬逋切」。²³ 如果刪去這些可能有問題的讀音，那麼輕唇讀成重唇的例證便只剩「甫 bô」。「甫」是非母虞韻上聲字，越南漢字音 bô[bo¹] 的聲調為平聲，表示聲母來自於全清的 *p-，對應於漢語的陰平調。從聲母的表現來看，是非母字讀成了幫母，顯示出輕唇音尚未從重唇音分化出來的跡象。然而，越南漢字音一般以問聲對應漢語的陰上調，平聲對應漢語的陰平調，「甫 bô」在越南漢字音聲調讀成平聲，不合對應規律。「甫 bô」是虞韻 ô 層輕唇讀重唇唯一可能的有效例證，而偏旁相同的模韻幫母字「逋 bô」亦在越南語使用，「甫 bô」也有可能就是類推而讀成「逋 bô」。在有效例證過少的情況下，不好說「甫 bô」是否為輕唇音產生以前的移借，本文暫時不作判斷。

不論如何，經由上述的分析，可以發現虞韻 ô 層輕唇讀重唇的例證大多是可能有問題的，也就是說，虞韻 ô 層的輕唇音，基本上還是讀輕唇。撇除了可能有問題的讀音和「甫 bô」不談，這些讀成 ô 的虞韻字可以不用分為兩個層次，它們是在漢語輕唇音分化出來後才移借的，起碼主體層是如此。漢語輕唇音分化開始的時間可能很早，周祖謨 (1966) 根據《萬象名義》歸納出《玉篇》音系，指出輕重唇基本上已經不混，但明微母還是一類。到了南唐徐鉉《說文繫傳》所引朱翱反切，輕唇音非、敷、奉、微四母就都與重唇分用了（王力 1985:228-231）。越南漢字音虞韻 ô 層的輕唇音例證，包括微母字「撫 vô」、「無／毋

²³ 「脯 bô」、「苻 bô」兩字三根谷徹 (1972:133) 已經指出可能是類推和又音所造成。

vô」，看起來非、敷、奉、微皆從重唇音分出，接近中古晚期輕唇音已分化完成的格局，推測這一層的移借時間可能在中古晚期以後。

從韻類的分合來看，這一層虞、模混同，或者說是虞韻讀成了模韻。雖然《切韻》一系列的韻書中魚、虞、模三分，但虞韻與模韻一直走得很近，周法高 (1948) 認為虞韻和模韻相配，到了《廣韻》虞、模同用，《增修互註禮部韻略》則是虞「與模通」。時代更晚一些，魚虞模便開始合流，在《古今韻會舉要》的字母韻已經出現混同。越南語沒有 *-j- 介音，往往以元音開口度的大小表現漢語洪細的區別，但時常洪細相混，可說是越南漢字音的一大特點（江佳璐 2011）。在一般的對應規則中，虞韻讀成 u[u]，模韻讀成 ô[o]，都是圓唇元音，而模韻開口度較虞韻大。這些虞韻字讀成了 ô，從越南語的角度來說，可能是洪細不分的结果；而從漢語的角度來看，正好反映出虞、模相近的訊息。由於有效例證中沒有魚韻字，虞韻 ô 層表現出魚虞分韻，這與中古晚期魚獨用、虞模同用的格局相合，可能是中古晚期漢語的反映。

4.5 o[ɔ]

輸 tho[tʰɔ¹]、儒 nho[nɔ¹]、住 tro[cɔ⁴]、付／傳／赴／訃／仆 phó[fɔ³]、駙 phò[fɔ²]、武／舞 võ[vɔ⁶]、慮 lo[lɔ¹]

以上例證前 11 個都是虞韻字，最後一個「慮 lo」是魚韻字。除了「訃／仆 phó」在越南語不用，很可能是由於類推「赴 phó」的讀音而來，其他字都會在越南語使用。實際上，遇攝的 o 異讀主要出現在模韻，共有 18 次，數量很多。三根谷徹 (1972:133) 指出這是古音，但清水政明 (2010:15–16) 觀察到它們在《越葡拉字典》(1651[1991]) 收錄甚少，認為是十七世紀以後產生的異讀，即晚近的移借。清水所認定的越南漢字音是根據三根谷徹 (1972) 而來，比對《越葡拉字典》的結果，僅收錄「儒 nho」一字。然而，根據江佳璐 (2011:128) 的觀察，還有不少韻母讀成 o[ɔ] 的遇攝字能在《越葡拉字典》見到，包括：午 ngɔ[nɔ⁴]、兔 thỏ[tʰɔ⁵]、苦 khó[xɔ³]、庫 kho[xɔ¹]、爐 lò[lɔ²]、摸 mó[mɔ³]、土 thó[tʰɔ³]、粗 to[tɔ¹]、戶 hɔ[hɔ⁴]。因此，從文獻證據看起來，遇攝 o 層恐怕是十七世紀以前產生的。

從聲母的表現來看，來母字「慮 lo」讀成 l[l]-，澄母字「住 tro」讀成 tr[c]-，非母字「付／傳 phó」、敷母字「赴／訃／仆 phó」、奉母字「駙 phò」皆讀成 ph[f]-，微母字「武／舞 võ」讀成 v[v]-，都符合越南漢字音一般的對應規律。由於非敷奉微四母皆已唸成輕唇，顯示出中古晚期輕唇音分化完成的特徵，推測是中古晚期以後的層次。而從韻母來看，這些例證都是虞韻字，唯有一個魚韻字「慮 lo」。lo[lɔ¹] 在越南語有「擔憂、操心、謀算」之意，王力 (1948:76) 認為是漢語越化。「慮」是來母去聲字，越南漢字音一般對應為重聲，相當於漢語的陽去調，現在對應為平聲，相當於漢語的陰平調。²⁴ 看來「慮 lo」不只

²⁴ 越南漢字音次濁聲母的聲調一般對應為陽調，唯有平聲字對應陰調，是為一大特點。

是韻母，其聲調對應也不合規律，這與「瀘 lɔ」如出一轍，有可能是受到偏旁相近的模韻字「慮」的影響所致。本文並未排除「慮 lo」反映移借實際語音的可能性，只是在缺乏平行例證的情形下，暫時視為例外。在 30 個讀成 o 的遇攝字中，只有 1 例魚韻字，且其韻母及聲調都是例外對應，因此，本文暫時不以「慮 lo」作為遇攝 o 層魚、虞、模相混的根據。

略去「慮 lo」不論，例證便只剩下虞、模韻字，它們的上古來源包含魚、侯兩部，顯然是中古合流以後的結果。歸納上述線索，越南漢字音虞韻 o 層應是中古晚期以後、十七世紀以前的層次，既非三根谷徹所認為的「古音」，也不是清水政明所主張十七世紀以後的異讀。

越南漢字音虞韻 o[o] 層與 ô[o] 層頗為相似，聲母的特徵都是輕唇音讀輕唇，韻類分合的格局都是虞模合流，並且模韻的例證遠多於虞韻，可以說是以模韻為主體，虞讀成模。從這些音韻特徵看起來，虞韻 o、ô 兩種異讀可能是同一個時代層次，移借自中古晚期的漢語。它們最主要的差別在音值：現代越南語 o[o] 來自於原始越語的長短 *ɔ，開口度較大；而 ô[o] 來自於長短 *o，開口度較小。目前對於中古漢語虞、模韻的構擬，多是 *u、*o、*uo 等開口度較小的圓唇元音，而古越語的元音系統中 *u、*o、*ɔ 皆備，應該能夠區別後圓唇元音的舌位高低，確實反映漢語虞、模韻的元音。根據 Cao xuân hào (2007) 的觀察，越南語 ô[o] 後接舌根輔音韻尾時，在南部方言可能演變為開口度較大的 o[o]。但越南漢字音虞、模韻為陰聲韻，沒有韻尾，不符合越南語 o > ɔ 的方言音變條件，似乎也無法以越南語自身的方言音變來解釋虞、模韻的 o 異讀。

由此看來，越南漢字音虞、模韻讀成 o[o]，大概還是與當時移借的漢語音值有關，也許是因為模韻的主要元音音值介於 *o、*ɔ 之間。阮才謹 (Nguyễn 1997:141) 即推測，當時漢語可能無 *o、*ɔ 的對立，越南漢字音的模韻 o[o] 異讀可能是 ô[o] 的變體。根據本文的考察，包括李方桂在內，各家的中古擬音²⁵ 大多數在陰聲韻都沒有主要元音 *o、*ɔ 的對立。或許當時漢語的 *o 唸得稍微高一點、低一點，不會造成音位的對立，都在 */o/ 的範圍內，而越南語卻區別 *o 的高低，因此記錄了漢語的變異，形成了虞、模韻的 o[o] 異讀。當然還有一個可能，即越南語移借了某個虞、模韻元音開口度較大的南方方言。不過，根據梅祖麟 (2001)、陳忠敏 (2002)、吳瑞文 (2005) 對吳、閩語的構擬結果，魚虞有別層的虞韻字還是開口度較小的圓唇元音。如果要認為越南漢字音虞韻 o 層是移借自一個有別於 ô 層的漢語方言，目前還需要更多文獻證據及方言史的考證。

總結上述分析，本文認為虞韻 o[o] 層和 ô[o] 層是為同一時代層次的變體，都反映出虞、模相近的訊息，並且魚虞分韻，與中古晚期魚獨用、虞模同用的格局相合，可能是中古晚期漢語的反映。

²⁵ 這裡參考的是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2000:83–88) 所列的各家擬音。

5. 結論

經由以上分析，越南漢字音魚、虞韻的異讀大致可以區分為以下層次：

〈表 4〉越南漢字音魚、虞韻層次表

層次	魚	虞	備註
層次一 (中古早期金陵《切韻》)	ua[uə]	ua[uə]	魚虞分韻，輕唇音讀重唇
層次二 (中古晚期)	u[u]/o[ə:]	u[u]/ô[o]/o[ɔ]	魚虞分韻，魚獨用、虞模同用 輕唇音讀輕唇
存疑層次		âu[əw]	多為避諱、類推、又音等因素造成

在本文的分析中，越南漢字音的魚、虞韻可以區分出兩個歷史層次；另外還有一批韻母讀成 âu[əw] 的虞韻字，它們多數可能是由於避諱、類推、又音等因素造成，有效例證目前只有一個。且從上表可以發現，這批讀成 âu[əw] 的虞韻字，並沒有與之相配的魚韻字，與層次一、二相較，分布很不平衡。因此，本文對於虞韻的 âu[əw] 異讀能否視為層次，暫時存疑。

在兩個歷史層次中，層次一移借自中古早期南方的金陵《切韻》音系，魚韻讀成 ua[uə]，虞韻讀成 ua[uə]，此時輕唇音仍讀重唇。層次二移借自中古晚期漢語，這是越南漢字音的主體層，魚韻主要讀成 u[u]，虞韻主要讀成 u[u]，此時輕唇音皆已分化完成。這一層的魚、虞韻出現許多變體，魚韻為 o[ə:]，虞韻為 ô[o]、o[ɔ]。這些變體透露出幾個訊息：一是以聲母條件為分化的趨勢，這主要是唇音字²⁶跟莊系字，元音有開口度較大的傾向。二是虞、模混同，由於越南漢字音有洪細不分的現象，可能表現出當時的虞、模兩韻主要元音近似，是洪細的差別。三是當時的漢語陰聲韻可能沒有 *o、*ɔ 的對立，因此造成越南漢字音虞、模韻 ô、o 的變體。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層次一或二，各異讀都是魚、虞分韻，且魚韻讀展唇音，而虞韻讀圓唇音。越南漢字音同攝同等的重韻多半不分，甚至洪、細也經常混同，而魚、虞分韻的傾向卻如此清晰，耐人尋味。

對於越南漢字音的主體層，即規則的對應關係，前人的研究多有著墨，本文在此基礎上，特別著重於例外對應的分析，試圖對越南漢字音作更深層的觀察。就遇攝而言，主體層表現出較為保守的趨勢：魚、虞、模三分，這是《切韻》的框架。不過，如此保守的表現在越南漢字音的主體層並非常態。規則的對應關係中，越南漢字音的輕唇音已全數由重唇分出，果、假合流，宕、江合流，三、四等不分，同攝同等同開合的重韻除魚、虞外皆合併，蟹攝細音字丟失 *j 尾，全濁上歸去。這些特點都符合中古晚期的特徵，因此絕大多數研究越南漢字音的學者，都認為是移借自中古晚期的漢語。同時，主體層也表現出近代漢語的特

²⁶ 魚韻沒有唇音字。

徵，像是止攝精、莊系字反映出舌尖元音（江佳璐 2011），部分二等開口牙喉音字顎化；另外還反映較為早期的現象，包括部分唇音字區分重紐，還有這裡提及的魚、虞、模三分。這些現象都顯示越南漢字音的主體層不是一時一地的移借，很可能是文獻知識與實際語言的疊加，並透過人為調整而成。

還要提及的是，在主體層魚、虞、模三分的框架底下，莊系字出現了不同的表現，讀成開口度較大的元音。藉由上文的層次分析，可以發現虞韻的非系字和若干聲母也有同樣表現。這一方面是由於虞、模相混的緣故，一方面也可能是由於捲舌音和唇音的特質所致。不過，本文以為這個以聲母為分化條件的格局，很可能是當時漢語原有的結構，不是借入越南語以後才產生的分化。理由有三：一、漢語莊、非系字表現與其他三等字不同的原因，經常是因為捲舌音和唇音不配細音，而越南語沒有 *-j- 介音，是以元音高低表現漢語的洪細，因此對莊、非系字而言，似乎未提供互斥的語音條件。二、越南漢字音用來對應莊、非系字的聲母：tr[c]（莊）、s[s]（初床疏）、ph[f]（非敷奉）、v[v]（微），在越南語的本土詞彙中可以搭配 u[u]、u[w]、i[i] 等高元音，不必改讀成開口度較大的元音。三、越南漢字音知、莊系混同，都讀成 tr、s，但知系卻未與莊系字有同樣的表現，仍與其他聲母字讀成開口度較小的元音。實際上，莊、非系與同攝其他聲母字元音表現不同的情形，不只出現在魚、虞韻，還出現在流／宕（莊、非系）、止／曾（莊系）、通／咸（非系）等攝。漢語以聲母為條件分化的情況，通常是在中古晚期以後的韻書見到，代表宋元音系的《古今韻會舉要》中，非、莊系字就開始變入同攝的一等韻了（董同龢 1998）。

綜合以上多種線索，本文認為越南漢字音主體層魚、虞、模分讀 u[w]、u[u]、ô[o] 三元音，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實際的格局是魚與虞模二分，魚韻讀展唇元音，虞模讀圓唇元音，音值可能介於 *o、*ɔ 之間。越南漢字音沒有 *-j- 介音，通常以元音高低表現漢語的洪細，因此將虞、模分讀高、低元音，呈現了《切韻》魚、虞、模三分的格局。再考慮莊、非系字開始以聲母為條件而產生變讀的現象，這一層反映的很可能是中古晚期的漢語。相較於南方漢語方言的分層結果，中古晚期層通常是北方漢語魚虞不分、讀音依聲母條件分化的格局，越南漢字音卻始終未曾產生魚虞模混同的層次，格外值得重視。這顯示越南漢字音的發展始終與南方漢語方言有密切的關聯，是構擬漢語方言音韻史的珍貴材料。

引用文獻

- Alexandre de Rhodes. 1651[1991]. *Dictionarivm Annnamiticvm Lvsitanvm, et Latinvm ope* (*Từ Điển An Nam-Lusitan-La Tinh*) [Vietnamese-Portuguese-Latin Dictionary]. T. P. Hồ Chí Minh: 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ội.
- Cao, Xuân Hạo. 2007.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86. Nhận xét về các nguyên âm của một phương ngữ ở tỉnh Quảng Nam [Understanding on vowels of a dielact in province Quang Nam]. *Tiếng Việt: Mấy Vấn Đề Về Ngữ Âm, Ngữ Pháp, Ngữ Nghĩa*, 128–136. T. P. Hồ Chí Minh: Nhà Xuất Bản Giáo Dục.

- Cao, Zhiyun (曹志耘), Hiroyuki Akitani (秋谷裕幸), Itsuku Ōta (太田齋), & Rixin Zhao (趙日新). 2000. *Wuyu Chuqu Fangyan Yanjiu* 吳語處衢方言研究 [A Study of Chuqu Wu Dialect]. Tokyo: Kohbun.
- Chen, Wen (陳文). 2006. *Keju Zai Yuenan de Yizhi yu Bentuhua* 科舉在越南的移植與本土化 [Transplanting and Localization of Chinas' Keju in Vietnam: A Study o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Post Li Dynasty Vietnam].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Chen, Zhongmin (陳忠敏). 2002. Fangyan jian de cengci duiying: yi Wu Minyu yu yun duyin wei li 方言間的層次對應：以吳閩語虞韻讀音為例 [Sound strata among dialects]. *Minyu Yanjiu ji qi yu Zhoubian Fangyan de Guanxi* 閩語研究及其與周邊方言的關係 [The Study of Min Dialect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Peripheral Dialects], ed. by Pang-Hsin Ting & Song-Hing Chang, 73–83.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Chen, Zhongmin (陳忠敏). 2003. Wuyu ji linjin fangyan yu yun de duyin cengci: jianlun Jinling Qieyun yu yun de yinzi 吳語及鄰近方言魚韻的讀音層次：兼論金陵《切韻》魚韻的音值 [A discussion of the differences in pronunciation of the Yu (魚) Category in Wu and neighboring dialects: with some additional thoughts on its reconstruction within Qieyun].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Essays on Linguistics] 27:11–55.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Chiang, Chia-lu (江佳璐). 2011. *Yuenan Hanzhiyin de Lishi Cengci Yanjiu* 越南漢字音的歷史層次研究 [The Study on Phonological Strata of Sino-Vietnamese].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Chiang, Chia-lu (江佳璐). 2014. Yuenanyu zhong Hanyu jieci laimuzi du s- tanyuan 越南語中漢語借詞來母字讀 s- 探源 [Origin evaluation on Lai (來) initial words pronounced as s- in Sino-Vietnam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42.2. Forthcoming.
- Chiang, Min-hua (江敏華). 2012. Ke Gan fangyan de yu yu youbie 客贛方言的魚虞有別 [The distinctions between Yu (魚) and Yu (虞) in Hakka and Gan]. *Gan Fangyan Yanjiu* 贛方言研究 [Studies on Gan Dialects], Vol. 2, ed. by Songbo Hu, 191–203.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Chou, Fa-kao (周法高). 1948. Qieyun yu yu zhi yindu ji qi liubian 切韻魚虞之音讀及其流變 [Pronunci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rhyme Yu (魚) and Yu (虞) in Qieyu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3:119–152.
- Ferlus, Michel. 1982. Spirantisation des obstruantes médiales et formation du système consonantique du vietnamien.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 11.1:83–106.
- Ferlus, Michel. 1991. Vocalisme du Proto-Viet-Muong. Paper circulated at the 2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October 10–11, 1991. Chiang Mai: Chiang Mai University.
- Ferlus, Michel. 1992. Histoire abrégée de l'évolution des consonnes initiales du Vietnamien et du Sino-Vietnamien. *Mon-Khmer Studies* 20:111–125.

- Gong, Hwang-cherng (龔煌城). 2002.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90. Cong Han Zangyu de bijiao kan Shanggu Hanyu ruogan shengmu de nice 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若干聲母的擬測 [Reconstruction of some initials in Archaic Chinese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mparative Sino-Tibetan]. *Collected Papers o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31–47.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He, Cheng (何成), Wolong Zheng (鄭臥龍), Fudan Zhu (朱福丹), & Delun Wang (王德倫). (eds.) 2002. *Yue Han Cidian* 越漢詞典 [Vietnamese-Chinese Dictionary].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Hirayama, Hisao (平山久雄). 1995. Zhongguo Hanyu yu yun de yinzhi: jianlun rencheng daici “ni” de lai yuan 中古漢語魚韻的音值：兼論人稱代詞「你」的來源 [Pronunciation of the rhyme Yu (魚) in Middle Chinese: with some additional thoughts on the origin of pronoun “ni (你)"].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5.5:336–344.
- Karlgren, Bernhard (高本漢). 1948.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15–1926. *Zhongguo Yinyunxue Yanjiu* 中國音韻學研究 [É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 translated by Yuen Ren Chao, Changpei Luo & Fang-Kuei Li.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 Li, Fang-Kuei (李方桂). 1971. Shangguyin yanjiu 上古音研究 [Studies on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9.1–2:1–61.
- Liang, Zhiming (梁志明). 1995. Lun Yuenan rujiao de yuanliu, tezhen he yingxiang 論越南儒教的源流、特徵和影響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characteristic, and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in Vietnam]. *Beijing Daxue Xuebao* 北京大學學報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 1995.1:26–33.
- Liu, Zemin (劉澤民). 2005. *Ke Gan Fangyan Lishi Cengci Yanjiu* 客贛方言歷史層次研究 [A Study of Historical Strata in Hakka and Gan Dialects]. Lanzhou: Gansu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 Maspero, Henri. 1912. Études sur la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annamite: les initiales.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12:1–124.
- Maspero, Henri. 1920.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0:1–119.
- Mei, Tsu-Lin (梅祖麟). 2001. Xiandai Wuyu he “zhi zhi yu yu, gongwei buyun” 現代吳語和「支脂魚虞，共為不韻」 [The survival of two pairs of *Qieyun* distinctions in Southern Wu dialects].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01.1:3–15.
- Mineya, Tooru (三根谷徹). 1972. *Betonamu Kanjion no Kenkyū* 越南漢字音の研究 [Research on Sino-Vietnamese]. Tokyo: Tōyō Bunko.
- Ngô, Sĩ Liên (吳士連), Công Trứ Phạm (范公著), Hy Lê (黎禧). (eds.) 1697. [1984–1986]. *Đại Việt Sử Ký Toàn Thư* 大越史記全書. [Complete Annals of Đại Việt]. Collated by Jinghe Chen (陳荊和). Tokyo: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n Asia.
- Nguyễn, Tài Cẩn (阮才謹). 1997.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95. *Giáo Trình Lịch Sử Ngữ Âm Tiếng Việt* [Course in History of Vietnamese Phonetics].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Giáo Dục.

- Nguyễn, Tài Cẩn (阮才謹). 2004.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79. *Nguồn Gốc Và Quá Trình Hình Thành Cách Đọc Hán Việt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Sino-Vietnamese]*.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Đại Học Quốc Gia.
- Pan, Wuyun (潘悟雲). 2000. *Hanyu Lishi Yinyunxue 漢語歷史音韻學 [Chinese Historical Phonology]*.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 Premisrat, Suwilai. 1996. Pho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o (Thavung), a Vietic language of Thailand. *Mon-Khmer Studies* 26:161–178.
- Shimizu, Masāki (清水政明). 1996. Kambun = Cunomubun taiyaku “Phat Thuyet Dai Bao Phu Mau An Trong Kinh” ni miru ni tsuite 漢文=字喃文対訳「佛說大報父母恩重經」に見る字喃について [On the Chu Nom characters contained in Sino-Vietnamese text of *Phat Thuyet Dai Bao Phu Mau An Trong Kinh*]. *Ningen Kankyōgaku 人間・環境学 [Hum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5:83–104.
- Shimizu, Masāki (清水政明). 2010. Hothanhsan hibun (1342) ketsurakubu no hakkan: shoshuu hiki moji to guin shozoku reigai jion 护城山碑文 (1342) 欠落部の発見：所収避讳文字と虞韵所属例外字音 [Discovery of the lost portion of Ho Thanh Mountain inscription (1342): Taboo characters and the irregular Sino-Vietnamese readings in Yu rhyme group]. *Journal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World Languages* 2:1–17.
- Shorto, Harry. 2006. *A Mon-Khmer Comparative Dictionary*, ed. by Paul Sidwell.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 Thompson, Laurence C. 1987.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65. *A Vietnamese Reference Grammar*.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Reconstruction of the Finals as Reflected in Poetry*.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Ting, Pang-Hsin (丁邦新). 1995. Chongjian Hanyu zhonggu yinxi de yixie xiangfa 重建漢語中古音系的一些想法 [Some thoughts on reconstructing the phonetic system of Ancient Chinese].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5.6:414–418.
- Tung, T’ung-ho (董同龢). 1998. *Hanyu Yinyunxue 漢語音韻學 [Chinese Phonology]* (15th edition). Taipei: Liberal Arts Press.
- Wang, Li (王力). 1948. Han Yueyu yanjiu 漢越語研究 [Research on Sino-Vietnamese]. *Lingnan Xuebao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9.1:1–96.
- Wang, Li (王力). 1985. *Hanyu Yuyinshi 漢語語音史 [History of Chinese Phonetics]*. Jinan: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 Wu, Rui-wen (吳瑞文). 2005. *Wu Min Fangyan Yinyun Bijiao Yanjiu 吳閩方言音韻比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honologies of Wu and Min]*. Taipei: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Wu, Rui-wen (吳瑞文). 2009. Gongtong Minyu *y yunmu de gouni ji xiangguan wenti 共同閩語 *y 韻母的構擬及相關問題 [On the final *y in Proto-Min and relevant problem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0.2:205–237.
- Yamada, Kazuhiro (山田和宏). 2005. Betonamu kanjion ni okeru Chuugoku tounambu hougenon no eikyou 越南漢字音における中国東南部方言音の影響 [Influences from south-eastern dialects of China on Sino-Vietnamese]. *Proceedings of the 55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hinese Linguistic Society of Japan*, 223–227.
- Yan, Congjian (嚴從簡). 1574[1993]. *Shuyu Zhouzi Lu* 殊域周咨錄 [Informative Records on Countries Far Awa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Zhengzhang, Shangfang (鄭張尚芳). 1996. Hanyu jieyin de lai yuan fenxi 漢語介音的來源分析 [Analysis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medium].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Supplement 1996:175–179.
- Zhou, Zumo (周祖謨). 1966. Wanxiangmingyi zhong zhi yuanben Yupian yinxi 萬象名義中之原本玉篇音系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of original *Yupian* in *Wanxiangmingyi*]. *Wenxueji* 問學集 [Collected Scholarship], 270–404.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aracter Variants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main.htm>
- Eastling 東方語言學. <http://www.eastling.org/>
- Mon-Khmer Language Database, SEALang Projects. <http://sealang.net/monkhmer/database/>
- Mon-Khmer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SEALang Projects. <http://sealang.net/monkhmer/dictionary/>

[Received 16 July 2013; revised 16 December 2013; accepted 9 January 2014]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 Sec. 4, Roosevelt Road
Taipei 106, Taiwan
fan0126@ms19.hinet.net

Discussion on the Phonological Strata of Sino-Vietnamese as Reflected i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hymes *Yu* (魚) and *Yu* (虞)

Chia-lu Chi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hymes *Yu* (魚) and *Yu* (虞) is preserved in different layers of phonological strata of Sino-Vietnames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ultiple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rhymes *Yu* (魚) and *Yu* (虞) in Sino-Vietnamese by comparing with current research results on Chinese and Vietnamese diachronic phonology and the strata reconstructed from Chinese dialects as Wu, Min, and Gan. Utilizing integrated criteria on both initial and rhyme, two layers of phonological strata are analyzed. The first layer is borrowed from Jinling *Qieyun* (金陵切韻) of Early Middle Chinese, and the second layer is the main stratum of Sino-Vietnamese borrowed from Late Middle Chinese, which has more variations. It is found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hymes *Yu* (魚) and *Yu* (虞) is always clear no matter in the first or the second layer.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hymes *Yu* (魚), *Yu* (虞), and *Mo* (模) in the main stratum of Sino-Vietnamese is the result of self-adjustment and not the preservation of *Qieyun* (切韻).

Key words: Sino-Vietnamese, distinction between rhymes *Yu* (魚) and *Yu* (虞), phonological stratum, language contact